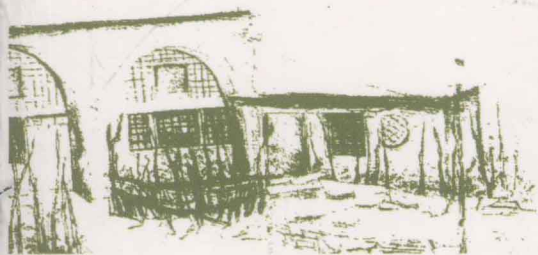


王兴根 著

热土



没有一位**水手**会因为大海上黛色波涛的狂虐
而断绝自己对大海深深的眷恋。

有一位**陕北人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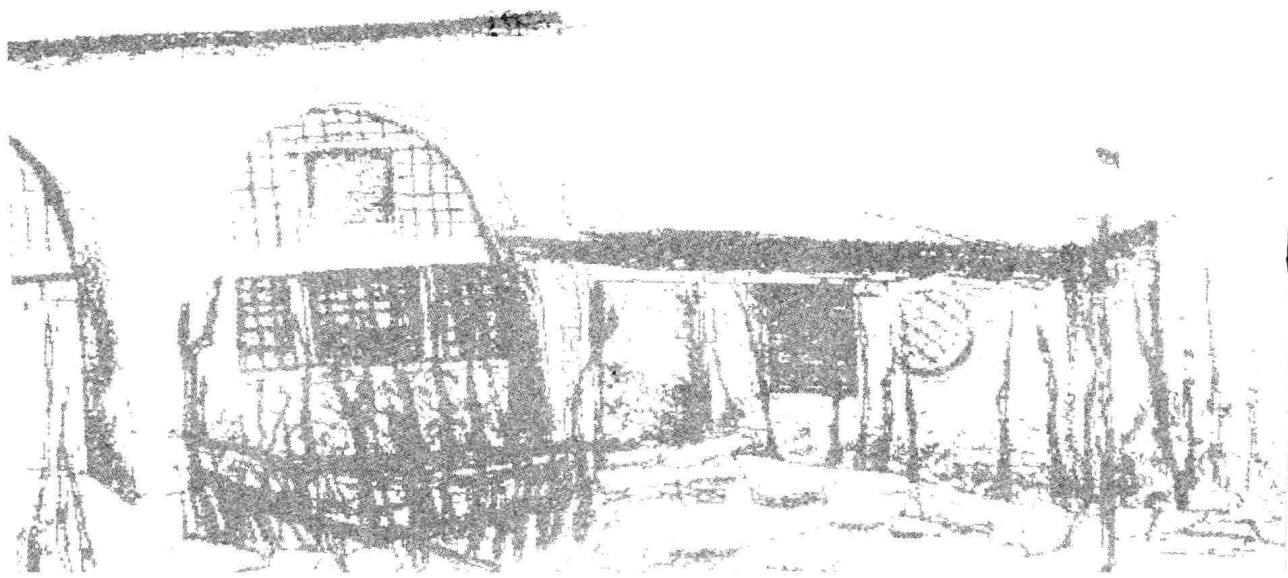
放弃自己对泥土寄予的厚望。

！因为：这是一片神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王兴根 著

热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土 / 王兴根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0680-975-4

I. ①热…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783 号

热 土

作 者 王兴根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瑛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30 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1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75-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2211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

夏至已经过去，开始数头伏，天热得让人心慌。北方连绵的群山在阳光下无奈地叹气，万木沉寂，鸟兽无迹，滚滚热浪灼烤的大地，发出滋滋的声响。

黑龙山人开始歇晌。吃过午饭，男人们美美地抽上一锅子老旱烟，拉过枕头，倒头便睡。衣襟敞开着，裸露着古铜色的胸脯。随着胸脯缓慢的起伏，平缓的呼吸渐渐沉重，闷雷一样的鼾声从远处慢慢地滚过来。

婆姨们还忙碌着，洗碗筷，收拾家，喂牲口，还有几件衣服得缝补。

唉，女人在家里，总有做不完的生活。坐在男人身边，一边补衣服，一边想心事，忙里偷闲打一个盹儿，手指被针尖儿刺破了，连忙吮吸一下。看一眼身边酣睡的丈夫，心里便升腾起软软的甜蜜。

山上的糜谷正拔节出穗，遭遇令人揪心的掐脖旱。火红的太阳把它们晒得疲惫不堪，连分娩的最后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山头上充彻着难产的呻吟。

本来，前半年还是风调雨顺，三天两头地下雨。种子播撒在地里，一眨眼就冒出来，密密麻麻，拥挤成一团。让人感觉播下去的种子一颗颗都是双胞胎。

入夏，接着又是几场好雨，庄稼一个劲儿地往上蹿，地里的野草更是争强好胜，你挤我靠的，把地面罩得严严实实，庄稼地变成草滩了。黑龙山人忙碌起来，一整天弯着腰在地里锄草，饭都顾不得吃。天黑之后，一个个才直起酸痛的腰杆，坐在地头上，甜丝丝地抽上两锅子老旱烟，一边醉心地倾听着庄稼拔节的声响。

接连半个多月的忙碌，终于忙出了模样。地里的杂草被除尽，庄稼一排一行的，精神抖擞。黑龙山人终于缓了一口气。清闲下来之后，他们猛然意识到，半个多月来，天居然没有下过雨。有时候，老天也是不会把家的婆娘，不懂得安前补后，只是一味地使性子。

每到中午，庄稼无精打采地耷拉下脑袋，可怜巴巴的。人们期盼着下雨。盼呀！盼呀！眼看着夏至慢慢地过去，天没有下雨；初伏悄悄地到来，天还是没有下雨。

庄稼的叶子开始打蔫儿，软软地低垂下来，面黄肌瘦。

起初，黑龙江山人还扛着锄头，在山上瞎转悠，望着蔫头耷脑的庄稼，心疼地扶这棵、摸摸那棵，然后抬起头，望着毒花花的太阳叹一回气，再后来干脆懒得上山了——眼不见，心不疼。可待在家里没有事做，又心急火燎的什么都做不成。有人就说，穷乐和，富忧愁，咱庄户人不玩儿怕干尿。很快，黑龙江响起清脆的麻将声。

翠绿的田野一天天衰老，死气沉沉的，连平日里烦人的麻雀也没了精神，躲在树丛里有一声没一声地瞎叫唤。只有山头上那座颓废的黑龙庙里，又升起袅袅香烟，显得有几分生气。

山下的黑龙沟，却是另一番景象！

黑龙沟是由两条交叉的小沟和两沟交汇之后蜿蜒前行的山沟组成的，形状很像——一个“丫”字。左侧的叫西沟，右侧的叫东沟。东西沟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小石畔，两条沟里的溪水交汇后，在石畔上不知疲倦地撒着欢儿。石畔的左侧有一条只能单身行走的小道，是黑龙江山人前去黑木头镇赶集上会的便道，有时还比较热闹。西沟有黑龙江山人吃水的水井，东沟有一个方圆几丈的小水潭，清澈见底。村里的妇女都喜欢在这里洗衣服。有时，胆大一点儿的还偷偷地洗澡。东沟和西沟绿树成荫，两旁到处都是人们用石头砌起来的小台地，种着蔬菜和瓜类，还颇有川地的味道。

山上的庄稼被晒得死去活来，土地在烈日下闪着耀眼的白光，可黑龙沟里依旧生机勃勃。

蓝天下，西沟绿树成排，密集的柳叶闪着油光，两旁的台地错落有致，小巧玲珑，一畦一畦的蔬菜五颜六色，娇嫩可爱。小溪潺潺流淌，溪畔的水草绽开细碎的花，招来翩翩飞舞的蝴蝶，纷乱如随风飘零的花。

东沟里，溪水绕着乱石，发出叮咚的脆响，还有慵懒的蛙声。偶尔，几只小山雀飞到溪边，低头喝一回水，抬起头来，瞪着小眼睛机警地扫视一番，发现没有危险，就卖弄几声嗓子，抖一抖全身的羽毛，抖落浑身的疲惫，接着展开双翅飞走了，留下满沟的寂寞。

阳光下，小潭清澈见底，几条拇指大的小鱼摇摆着尾巴，快活地游动，水底的影子清晰可见。水潭四周的石头上，搭满新洗出来的衣服和布面，映在潭水里，晚霞一样亮丽，周围柳色清新，柳影姗姗，冲淡了滚滚热浪。

今天，东沟里照样有洗衣服的人，她是李尚义的女儿玉梅。玉梅总是一个人洗衣服，她不喜欢和那群婆姨们一起下沟。和她们洗衣服有什么好？不是张家长李家短地搬弄是非，就是唧唧喳喳尽说没正经的话，有时候真让人恶心。

玉梅洗完最后一件衣服，站起身来，甩了甩残留在手上的水滴，提起卷得高高的裤管，来到潭边。她想在水潭里洗个头。玉梅向四周望了一回，看不见人影子，连哥哥拴牛歇晌的羊群都看不见。玉梅安心地走进水潭。可一只脚刚踏进去，一卷

细沙扑地从脚下升腾起来，惊得鱼儿四散逃跑。她连忙抽回脚，真舍不得搅浑这潭清水。但是，细沙很快沉淀下去，小潭又恢复洁净。玉梅没必要再担心，一步一步地走进来。

清凉的潭水亲吻着她，浑身的燥热刷拉一下融化，滴落在水里。水漫过大腿，两条裤腿早已浸湿，但她不管。来到潭心，解开两条齐腰的辫子，弯下腰，让一头黑发自由地漂在水潭里，水面上很快布满黑色的水藻。洗完头，她又想洗澡。玉梅站起来，向四下里仔细地张望半天，周围干净得连一个麻雀都没有。现在正是大晌午，谁还会来呢？玉梅双手扭住衬衫最下端的纽扣，准备往开解，可她的心还是蹦跳起来。犹豫一下，狠了狠心，洗就洗吧！玉梅慌乱地解开最后一颗纽扣，前沟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歌声，她一紧张，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水潭里……

玉梅慌忙爬出水潭，裹紧衣服，躲在大石头后面，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歌声慢慢地近了，连歌词都听得很清楚：

五谷里头哟，数上个糜子光
人里头哟，就数上我恁惶
五谷里头哟，数上个豌豆圆
人里头哟，就数上我可怜……

声音好熟，不是小虎吗？玉梅悄悄地探出头去，果然看见小虎从石畔走上来，正转身往西沟走呢。她不由得长长地叹口气，心里骂道，这个挨千刀的，大晌午的号丧呀！唉！早知道是他，干吗要这么紧张呢？想起刚才，要是被人家看见，还不笑话死了？回身来到水潭边，却又没心思洗澡，心里乱乱的，塞满石头。

玉梅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顺手抓起一块石头扔进水潭，只听扑通一声响，平静的水面激起一捧浪花，纷乱的水纹向四周荡漾开去。她想，小虎保准又去相亲了，这头犟驴！玉梅生了气，纵身跳进水潭，把潭里的水搅得一片浑浊，嘴里还愤愤地说：“我让你犟！我让你犟！”

玉梅闷闷地坐在石头上想心事，不晓得过了多少时间，听到肚子叽叽咕咕的叫声，抬头一看，天早已过午，东沟里洒满金黄色的阳光。她站起身，利索地收好衣物，捆成一大捆，扛在肩上，顺着西沟走回家。

母亲李大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树影里纳鞋底。玉梅顾不得说话，回家操起碗就吃饭，一口气吃了两大碗。这才打着饱嗝，凑到母亲身边，问长问短的。

李大妈正烦心呢。老头子这几天整天打麻将，今天中午饭都没回来吃。儿子拴牛又犯起傻，一上午睡在家里不去放羊，吃过中午饭才走，把羊都饿疯了，真是烦心。可是，看到玉梅，李大妈所有的烦恼一瞬间被风吹走，脸上还泛起了笑意。

玉梅问道：“妈，我爸去哪了？”

“你爸？”李大妈没好气地说，“你爸还能做什么？又打麻将去了！晌午饭都没回来吃，一定是输得散不了场！一天到晚就晓得赌，家里的生活什么都不做，头发长

得像凶犯，理不理洗不洗的，真是丢人！”

玉梅想起自己在黑龙沟里的狼狈相，那才叫丢人呢！要是被母亲知道，还不骂死了？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起来。

李大妈忙问道：“怎么了，你？”

“什么怎么了？”玉梅假装不明白，问道，“我又怎么了？”

李大妈亲昵地望着玉梅，面带微笑地骂道：“你这死女子，娘问你一句都不行了？快去，把你爸找回来，饭凉得狗都不吃了！”

玉梅笑着说：“妈，你怎么只知道骂人呀！”

玉梅知道父亲在李尚德家里打麻将，就信步向李尚德家走去。

李尚德是黑龙山的村主任，论辈分，他是玉梅的叔叔，可是，玉梅就是不想尊重他。

哼，还村主任呢！整天只知道打麻将，家里天天摆赌场，把好人都带坏了！

两家相距不过百余步，玉梅心里有气，脚上有力，很快来到李尚德家的院子。院子里到处是柴草和鸡屎，铁锨斧头东丢西落。一只绵羊不知什么时候挣断缰绳，满院子撒欢，引逗得另一只绵羊咩咩叫唤！

玉梅愤愤地想，这家人一定是手折了，不然，怎会懒到这种地步？这么想着，屋里突然啪的一声响，很清脆的。玉梅知道，一定是谁和牌了。果然，听到父亲粗声壮气地说：“自摸大坎一条龙，他妈的，老子就不相信你真的把爷爷给输死！出钱！出钱！”

玉梅走进屋子，李尚德老婆李大婶一边码牌，一边招呼道：“玉梅，你妈她做什么呢？咋不上来串门？”

玉梅说：“我妈正忙着做针线呢！”心里却想，我妈哪有你这样的好福气！

李尚德不在家，和父亲一起赌博的除了李大婶，还有村会计陈二蛋和刚从门外赌博回来的李双喜。

看到父亲蓬着头，黑着脸，敞着怀，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黑糊糊的。玉梅的脸不由得一阵发烫，羞得在地上站都站不住。她想开口叫父亲，又怕他生气；想走，又担心父亲不散场。玉梅犹豫着，同时不经意地打量着几个赌博人。

李大婶是打麻将老手，可一点儿都不利索，抓起一张牌，东凑一下，西碰一下，再认真地瞅半天，好不容易打出一张，又连忙捡回来说：“打错了，打错了！”拿回来之后，左看看，右看看，又不知道错在哪里，最后还是打出去。玉梅想，和这样的人打麻将，输不死，早急死了。

陈二蛋闷着头，慢腾腾的，真是老黄牛耕坡地，没有一点儿精神气。唉，窝囊人，做什么事都窝囊，打麻将这样，当会计这样，家里也是杏花嫂说了算，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男子汉。真是想不通，杏花嫂那么漂亮，怎么会看上这么个男人！

四个人中间，最有意思的还是李双喜。他头发黑得发亮，脸刮得精光，穿一套

西装，虽然皱巴巴的，但洗得很干净，怎么看都不像受苦人。只是眼睛里布满红丝，活像一只害眼病的兔子。玉梅知道，李双喜大概又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唉，这个人就知道赌博，一年在外挣的钱都送进了赌场，家里家外全凭春梅嫂一个人撑着，寻上这种攘刀子汉，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可奇怪的是，他今年怎么不出门了？

玉梅站着不说话。她知道父亲输了钱，脾气比天都大，如果这个时候打搅他，纯粹是找骂。她想，反正我站在这里不走，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双喜早不想玩了，他今天赢了四五十块钱，揣在口袋里，连胸口都暖呼呼的。赌博要识起坐，见好就收，万一再输出去，那不心疼死了？可他知道李尚义的脾气。这个人一本账，算进不算出，一旦输钱，就要赖，脾气臭得像狗粪，把麻将敲打得震天响，嘴里还不干不净的。

双喜好几次想说，可又张不开口，现在玉梅来了，机会不也来了吗？

双喜趁机说道：“玉梅，是叫你爸吃饭的吧？大叔，咱真的不能再玩了，我饿得肠肚早开始打架了，还一个劲儿地喊冤呢！你听！你听听！”双喜也不去码牌，整整衣服，准备下地。

玉梅还没来得及答话，李尚义眼睛一瞪，一边码牌，一边生气地说：“说你们家的话，我输了几十块钱，你现在不打，那我输的钱怎办？赢了钱就想走，你他娘想得美！”又瞪着玉梅骂道，“你给老子滚，少在这儿丢人现眼！”

玉梅站着没有动，心想，我就不滚，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还说我丢人，你才丢人呢！

李双喜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艰难地咽一口唾沫，有气无力地码起牌来。

村支书陈玉富风风火火地走进门来，看见这几个人又在打麻将，没好气地说：“你们一天就知道赌博，李尚德呢？”

几个人只好停下手。李大婶红着脸说：“前晌就走了，中午饭都没回来吃！”

陈玉富转身走出去，一边走一边说：“镇里来了许书记，全体村民到大榆树下开会。”

玉梅见几个还呆坐着，抿着嘴偷着乐。心想，打呀？你们怎么不打了？

太阳早已偏西，然而天气还是燥热燥热的。

二

黑木头镇坐落在黑木头川的尽头，依山傍水，年代久远。东河与西河在这里汇聚，形成黑木头河之后又蜿蜒北流。此地是三沟交汇之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平时代自然商贾云集，临河的老街至今还残留着老字号的痕迹。

老街现已废弃不用，人们在公路两旁修起林立的店铺，很自然地形成街道，只是牲口市场还没地方搬迁，依旧在河滩上，黑木头镇人习惯上称那里为驴市摊。

公路被占用为街道，逢集遇会，赶牲口的、拉毛驴车的，公路两旁摆摊设点的，把街道挤得满满的，车辆拥堵得十分厉害。再加上农村人大都缺乏交通意识，看见平日里在公路上耀武扬威扯着一屁股黄尘的汽车，居然在人群中寸步难行，感觉实在是过瘾，任凭司机拼命地按喇叭，他们就是不让道。有人还挑衅地拍拍阳光下闪亮的车头，心里还会想，哥们儿，你也有今天？常常一堵就是大半天。有时候，性急的司机实在忍耐不住，就张嘴骂人。有人假装没听见，满街都是人，你想骂谁就骂谁去，我还有生意，懒得理你！也有争强好胜的，和司机对骂，也有动手的，但总是司机吃亏的时候多。后来司机学乖了，尽量避开集会，实在避不过，只得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蹭，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是黑木头镇逢集的日子，街上依旧热闹，伴随热闹的，自然是水泄不通的拥堵。镇政府定于中午十二点召开全镇干部和村委领导会议，安排全镇的抗旱工作。

黑木头镇党委书记白永胜准时走进会场，身后跟着计生办主任秦阳和副镇长张怀中。

天已近午，会议室里热得像蒸笼，烟气、臭汗气混合起来，下狠劲地熏着人们的眼睛。窗外，阳光更加狠毒，会议室门前台阶上的水泥面晒出了油。街道上，集市依旧热闹，吵闹声随着热浪一涌一涌地卷过来，撞击着人们的耳鼓，但是镇长马鹏飞还没有来。

白永胜坐在椅子上，抱着大茶缸不时地品一口，扫一眼身边空荡荡的座椅，揩

一把满脸的汗水，不耐烦地望着窗外。娘那个的，马鹏飞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

白永胜对这位新搭档没什么好感，小伙子钻过几天猫耳洞，尾巴翘上了天，救世主似的，又爱出风头，真他娘的讨厌。孙猴子得了弼马温，当个破镇长，不知道官有多大，上蹿下跳的，做事一点儿都不着调。可马鹏飞是镇长，在群众中威信高，许多事情，白永胜还得迁就他。唉，娘那个的！

本来，县委最初任命许保国为黑木头镇镇长，谁知人代会选举的时候，马鹏飞却当选了。白永胜就是想不通，那帮龟儿子村委领导，怎么会那么心齐呀！马鹏飞给了什么好处，他们就这么挣断缰绳地为马鹏飞卖命？还有那些县太爷，怎么都是老鼠胆？虽说人代会选举有法律效力，可这不过是乡镇一级的人代会，几个村委领导瞎起哄，真的就把马鹏飞起哄成镇长了？组织部的任命文件算什么，狗屁不值的一张废纸吗？丢人不算，还失威信呢！真是想不通！照这样下去，说不定到了哪一天，会全他娘乱套的！

还有书呆子许保国，选不上就算了嘛，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反正你是县委任命的，当不上镇长，县委一定会给你适当的位子。可你倒好，嘴里咬住屎蜚子，油饼子都换不出来，死缠烂打要来黑木头镇当副书记，脑子烧坏了是不是，你和谁赌气呀！吃糕蘸辣椒，酱油炒鸡蛋，真是百人百性！

白永胜真正烦恼的还是和马鹏飞工作中的分歧。现在不是天旱吗？干部们闲着无聊，农民也待在家里没事干，正好可以搞计划生育工作，收一点罚款，填补镇政府的亏空。可是，马鹏飞却让干部下乡，组织群众抗旱。什么改变镇政府干部的工作作风啦，什么改变政府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啦，娘那个的，尽做些花拳绣腿的事情！黄土高原，山大沟深的，又没有抽水设备，你怎么抗旱呀！老子是前任镇长，你改变这个改变那个的，不是明摆着要把上一届的工作全盘否定吗？乡镇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你能改变得了吗？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你是谁，还真的能翻天覆地吗！让你跳弹去吧，哈巴子掉进了茅坑，还以为你是漂洋过海呀！老子是冷眼旁观看世界，看你小子能跳出什么花样！

白永胜是镇政府的一把手，他狠下心要做的事情，马鹏飞自然没有办法阻拦。可新一届班子刚刚组建，白永胜暂时不想和马鹏飞公开叫板，先看看，看看再说。白永胜只是淡淡地向马鹏飞提了一下自己的想法，算征求意见的意思。可马鹏飞举双手表示反对，又一次慷慨激昂地向白永胜陈述自己的雄心壮志。白永胜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是拍着马鹏飞的肩膀说：“好，只要你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心里却想，哼，老子不挡你的驾，让你小子张狂吧，还改变形象呢，镇政府的这帮小诸侯都不一定听你的！等你小子撞到南墙上，老子再慢慢收拾你！

预定开会的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马鹏飞的踪影，白永胜烦躁起来。娘那个的，你这是干嘛嘛！

镇计生办主任秦阳看出白书记的烦躁，犹豫着，真想亲自去找马鹏飞，但白永胜没有出言，他不敢贸然行动。秦阳想不通，自从马鹏飞当上镇长，白书记变了一个人似的，对马鹏飞一避再让，哪还像一把手，简直就是一颗熟软的西红柿！但秦阳坚信，白书记不会输给马鹏飞的，他这样做自有道理。摸不透心思，秦阳不敢自作主张，只好默默地咒骂马鹏飞，表达心中的不满。

副镇长张怀中困倦地靠着椅背闭目养神。他刚会过一个相好，准备睡一会儿，谁知开会的时间到了。唉，真是老了，精力大不如前。人常说，男人四十一朵花，可他刚刚四十三岁，这花怎么就打蔫儿了呢？心里升起一丝软绵绵的凄凉。

会议室里那挂石英钟的指针终于慢腾腾地指向一点，马镇长还没有来，大伙儿等得不耐烦，可又不能走，一连声儿地打哈欠。白永胜看看外面，又看看身边的秦阳，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

秦阳坐不住了，知趣地站起来，问道：“白书记，让我出去找找他？”

白永胜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娘那个的！”

大伙儿都知道秦阳和白永胜关系非同一般，更知道他和张怀中是白永胜的哼哈二将，虽然对秦阳看不顺眼，但已习以为常。

副书记许保国是提前几分钟走进会议室的。他现在已是黑龙山村的驻村干部，可还不认识黑龙山村的领导，想利用开会前的几分钟认识一下，顺便了解旱情。说实话，这位在城里长大的副书记确实不懂得旱灾的全部内涵，更不知道抗旱任务到底有多艰巨，来会议室的时候，许保国心里还莫名其妙地激动，如晨雾里的泥土，有一种潮乎乎的新鲜感。但是，黑龙山村的两个领导还没有来，许保国怅然若失。

到黑木头镇已一个多月，许保国基本熟悉了情况。昨天，镇政府召开抗旱会议，对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工作重新分工。马鹏飞考虑到许保国不熟悉农村工作，只让他负责黑龙山村，而没有像其他副职那样负责几个村。也就是说，除了镇政府的日常工作，许保国还是黑龙山村的驻村干部。

对于这样的分工，许保国心里有气。不就是农村工作嘛，有什么难的！明明是他马鹏飞排挤我，还找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怎么了？哼，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遛遛！

许保国就是不服气，他一定要让黑木头镇人明白，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我许保国比马鹏飞更有能力！一个多月来，他没有发现马鹏飞有什么过人之处，又不修边幅，怎么看都像一个农民。这个土包子真的在群众中有那么高的威信吗？

过了好长时间，秦阳才气喘吁吁地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说：“马镇长正指挥交通，说他很快就会回来。”

白永胜一听，生气地骂道：“娘那个的，黑木头镇一遇集就堵车，指挥个锤子！真是吃饱了没事干，撑的！”

秦阳坐下来，端起茶杯，两口喝得精光，连忙用衣襟擦去满脸的汗水，接着又

抓起衣襟扇风，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还不失时机地附和道：“就是的，这么多人等他开会，他倒好，一个人在那里出风头！你是一把手，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又等了一会儿，马鹏飞才匆匆忙忙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说：“实在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他汗水湿透衬衫，脸被晒成黑红色，连嗓子都沙哑了。

马鹏飞坐在白永胜旁边，低声说道：“有个妇女难产，要上县医院。唉！咱这条路真的该想想办法了！”

许保国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这个马鹏飞，真会演戏，难怪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会高，这是最好的广告嘛！

白永胜皱着眉头说：“我早想过这个问题，可钱呢？娘那个的，修大桥的李大发整天撵在我屁股后面要钱，真他娘的！”

马鹏飞清清嗓子，宣布道：“好了，咱开会！”然后回头对白永胜说道，“白书记，你先讲吧？”

白永胜摇着头说：“你来你来，你讲完，我补充补充就行了。”心里却想，你不是想出风头吗？老子不沾你那个腥。

马鹏飞开始讲话。他首先让各村汇报旱情，点到黑龙山村的时候，没有人说话，他对许保国说：“许书记，黑龙山村委会今天没有来人，你去了之后，首先问个为什么，然后把今天的会议精神给传达到！”

许保国懒懒地点头答应。

马鹏飞紧接着布置任务，村委领导一起叫嚷起来。有的说，一没抽水泵，二没水管子，我们怎么抗旱呢？有的说，这几年村里的人心散得连筛子都端不住，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谁能管得住！也有人说，咱这里多少辈子都靠天吃饭，烧山烧不下雨、祈雨神不灵，沟里的水细得像一道尿，哪来的水抗旱呀……

会议室里顿时乱成一窝蜂。

马鹏飞连连拍着桌子，大声制止道：“别说了，别说了！”等吵闹声渐渐平静下来，马鹏飞才笑着说，“你们别给我胡扯，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心思？不就是想要钱吗？你们呀，修路要批款，打坝要批款，拉电也要批款。现在庄稼快要晒死了，还算计着和政府要钱。你们都是属猴子的吗？怎么这么精明呀！”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马鹏飞接着说：“据说省上正筹措一批救灾款，可是，我的老爷们，远水能解得了近渴吗？咱不能什么都靠政府，得自己想办法。打井不可能，抽水没设备，只有人挑驴驮。即使这样，我们也一定要把沟里的水弄上山去！镇上只留白书记和炊事员，其余的都给我下乡。人人包村，谁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回来，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

“不过，大家心里要清楚，这次抗旱仅仅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改变镇政府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这次抗旱，是我们带领黑木头镇人民走向脱贫致富